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覽本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七十七

宮殿

艮嶽賦有序

宋李質

宣和四年歲在壬寅夏五月朔艮嶽告成命小臣質恭
請作古賦以進臣俯伏惴慄懼學術荒陋不足以奉詔
正衣冠屏息竊誦宸製如日月照映至於經營終始與
其命名之意義備載奎文使執筆之臣徒震汗縮伏辭

其不能雖然臣之榮遇千載一時敢不祇若休命於是
虛心滌慮載拜稽首而獻賦焉其辭曰

偉茲嶽之宏厚兮固磐基於坤軸跨穹隆之高標兮俯
萬象於林麓一氣肇其吐吞兮割陰陽於晦晷信天造
而地設兮行聖心之神欲相美利於良維兮膺儀載之
假福允定命以匹休兮同澗瀍之乃卜惟重熙兮累洽
固帝祚之無疆繫浚都之是宅陋周原之匪臧誠體國
之有制擬形勢而辨方伊岡聯與阜屬翼慶瑞兮繇長

仰黃屋之非心融至道以垂裳即崇山之奧區翳蒼鬱
其蒼蒼紛川澤之沮洳限江湖之渺茫類曾城兮丹丘
仍懸馭之來翔鳴遼鶴於晝寂嘯巴猿於夜央靄煙霞
之超絕殆未邈乎康莊時萬機之餘暇頓六轡以高驤
逸天步之轍跡怡聖情而弗忘俾飛雲以川詠均草木
之有光軒重闥之敞敞植梅桃以時岡挺八仙之桂檜
漲潤氣以疏香屹舞手之竒石導風袂以前鄣仰奎文
之聖述如震慄乎春雷兼虞商之渾灑類雲漢之昭回

蟻蝨之臣不敢久以伏讀兮一再誦而心開燦八龍之
神藻覺虎卧之煤埃惟明光之絢練永作鎮於鈞臺俄
北行而少進驚汎雪之虛闌屏分翠綠以雙抗兮沃泉
中湛而凝碧伊留雲與宿霧佐清致於瑤席飲甌面之
瓊腴竚風生於兩腋登和容於射圃懷弧矢之神威流
芳馨於素華且舒嘯而忘歸撫跨雲之欄楯驚倚翠之
翬飛陟半山而前矚虛無亘其繩直聳凝觀而北列視
鑑湖之湜湜忽崢嶸而環合想圖山之嘉色敞玉霄之

閔洞仙真過而寓息冀鍊丹以服餌生身體之羽翼闢
瓊津與清澌望龍江而西東何茂修之夾植中演漾而
溶溶靚山莊之派別引回溪而曲通挹飛岑於秀發倚
躡雲之崇崇虛蕭閒之邃宇貯毫楮於殿中延勝筠之
宿潤發五蓋之游蒙無雜卉以周布端此君之迎逢委
檜陰之修逕出高陽之酒亭奉千鍾之湛露傾葵藿於
堯齡欲洗練其神宅耳漱瓊之泠泠度金霞而矯首介
亭屹其上征險羊腸於九折升雲棧而心驚有排衙之

巨石間珍木之敷榮為巉妙之絕巘類簫臺之玉京宜
帝真之下墮後電掣而雷鳴繼神光之燭壇響環佩之
琮瑋何天人之無間本皇上之精誠路透迤而東轉經
極目之蕭森下來禽之茂嶺披合歡之華林始祈真於
磴杪終攬秀於軒陰啓龍吟之虛堂面紫石之高壁分
竹齋於向背沸不老之泉液愛揮雲之翔鱗若騰躍於
天池踰萬松之峻嶺設兩關而欽崎垂濯龍之瀑布與
蟠秀而東馳憩練光以容與仰竒峰而登躋矧梅蘆之

二渚結雲浪與浮陽俄就夷而絕嶮復淵澄而沼方池
名鳳以號硯乃餘波之洋洋既流碧之霞錯又環山之
翼張嚴宏堂之三秀奉九華之玉真悵白雲之已遠追
音徽之尚存壯阿閣以巢鳳擁萬木之巖春何漣漪之
颯爽仰拱霄之是鄰觀書館之幽致擅著古之佳名極
驚蛇而走虺知草聖之縱橫臨清流而喜賦鄙秋風之
淫聲揭崑雲兮承嵐相岌堯而抗衡彼會真之高館總
羣王之邃清儼疎梅之盈萬常沐雨而披烟儷冰姿於

萼綠非取媚而爭妍駭白龍之噴激落銀漢於九天方
巢雲之入望豆黃果之懸連登絳霄以游目聳萬壽之
南山瀉烏龍之垂雷注雁池於石間企雝雝之峻亭諒
絕塵而可攀欣藥寮之西闢蘊丹華之秀巖羅玉芝與
雲桂產南燭之非凡下丁香之密逕有間植之松杉嗟
禾麻兮菽麥藝黍稷兮維艱開西莊以務本信農事之
匪閒俯明秀之傑閣晞梅巖及春華偃霜風之老檜跂
鳳翼之敬斜蔭檀藥之芸館豁凝思之雅堂備上台之

珍文若星燦而霞章臣蓋聞赤縣神州之說方壺員嶠
之言既不周之具載亦同紀於崑崙定洪荒之無考宜
姑置而勿論窮山川於疇昔效子長之飛騫登岱宗而
佇眙嘗歷井於天門瞻巍然之日觀視鳧繹之駿奔維
祝融之巨鎮鬱紫蓋之竒峰標赤城而霞起滴九疑之
翠濃觀羅浮與鴈蕩望廬阜之橫空陟嵩高之峻極有
二室之重巒森森我之太華若秀色之可餐聳天平於
林慮睇玉屋之仙壇何諸山之瓌異均賦美於一端豈

若茲嶽神模聖作總衆德而大備富千巖兮萬壑何小
臣之崇觀忽承詔而駭愕舍葦門之圭竇詣鈞天之廣
樂驚蓬心與蒿目蕩芻次之煩濁欲麤窮其勝槩徒喙
息乎林薄蜂房櫛比視閭閻也垤蟻往來觀市人也縈
紆如綫貫汲流也布算縱橫俯阡陌也累塊積蘇羅層
臺也翺飛蚊聚聽輪跡也其體穹崇旁日月也其用浩
博行變化也塵翳翳以電掃兮雲溶溶而承宇既崛起
以首萃兮又盤互而深阻遠而望之則或抗民以分睽

或附從而黨伍或跂然而仰或偃然而俯或相蹲踞或
相旁午迫而視之則或如躍龍或如虡虎或若會同之
冠冕或若隱翳之環堵或引援而維持或參差而齟齬
或名三竒或號太古萬形千狀不可得而備舉也而又
瑕石詭暉嶙峋巉巖靈壁之秀發於淮之北太湖之巖
來自江之南伏犀抱犢紫金之峰凌雲透月瓊玉之巖
遂根擎而固結成聳翠之煙嵐植湘水之丹橘列洞庭
之黃柑盈待鳳之椅梧聳負霜之榭柟篔簹篔簹簾櫺直

以森萃青綸紫熒曄曄而髣髴遂凌岑而跨谷仰締構
於其間虹梁並亘旅楹有閒嘉玉舄之輝潤睇雲楣之
爛斑臨飛陛之揭孽水林平波之汪灣艤青翰投文竿却
龍舟而弗御規就橋而處安得玄珠於赤水仰神聖之
在宥推無為於象先擴充仁之天覆且帝澤之旁流復
上昭而下漏宜乎絕瑞殊祥駢至迭輳潛生沼之丹魚
萃育藪之皓獸神爵棲其林麒麟臻其囿屈軼茂而藁
莢滋紫脫華而朱英秀何動植之休嘉表自天之多祐

臣又聞積水成淵而蛟龍生積土成山而風雨興皆物
理之自然豈人力之所能蓋嘗觀雲氣之靄靄時出沒
而相仍作寰區之潤澤肇五穀之豐登霈為霖而復斂
挹虛壁之層層舉茲山之盡美詎可得而誦稱爾乃或
遐矚以寄情或周覽以託興衆彩迭耀臣目迷而不能
得視羣籟互鳴臣耳惑而不能得聽何神用之莫測使
凡氣之無定品物流形各正厥命如文王之在靈臺民
樂其有德武王之居鎬京物不失其性豈若左太華而

右褒斜為長楊之誇南丹水而北紫淵為上林之盛而已哉夫昔唐堯訪四子於藐姑射之山周穆賓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是皆篤要妙而有輕天下之心務逸舉而有和雲謠之唱蓋翠華之遠遊徒赤子之在望惟吾皇之至神擴廣愛之遐想曾何遠於九重邁蓬瀛之清賞得忠嘉之信臣協規制於明兩罄丹款以爰謀念賢勞之鞅掌迄成功於九仞說見知於天獎凡經營於六載之間而為萬世無窮之休豈不廣哉

良嶽賦應制有序

宋曹組

臣伏蒙聖慈宣示李質所進良嶽賦特命臣繼作顧臣才短學疎豈能仰副睿旨進退惶懼不知所裁謹齋心百拜以賦其辭曰

客有遊輦轂之下以問京師之主人曰東北之隅地勢繇連岡嶺秀深氣象萬千不知何所而乃如此焉主人曰國家壽山子孫福地名曰良嶽客曰蓋聞五星在天五嶽在地東有泰山甲於區宇下臨滄溟旁跨齊魯南

有衡山祝融紫蓋湘潭為址九向九背西有太華三峰
插天枕瞰函谷橫斜渭川北則常山以限天驕大河朔
漠仰其峒堯中則嵩高與天峻極襟帶河洛屏翰京國
復見茲於中都何前此而未識且山嶽之大天造地設
開闢之初元氣凝結是豈人為願聞其說主人曰清濁
既分爰具陰陽播之大鈞孰為主張是必造物區處維
綱今以一人之尊大統華夏宰制萬物而役使羣衆阜
成兆民而道濟天下夫惟不為動心侷於造化則茲嶽

之興固其所也而况水浮陸走天助神相凡動之沓來

萬物之享上故適再閏而歲六周星萬壑千巖芳菲丹

青之寫圖障也客曰嶽有五焉今益其一在於五行數

則差失主人曰客不聞五行在天乃六氣君火以名相

火以位寒暑運行曾無越次矧此有形創於神智生生

不窮悠遠之義然則五嶽視三公之官良嶽為多男之

地乃其宜也夫何擬議客首肯久之曰吾見乎嶽之外

矣吾聞乎嶽之說矣獨有未詳孰知其中蓋禁鑰十二

皇居九重深嚴祕奧內外莫通願子陳其次第庶幾因以形容主人唯唯曰其大則可以槩舉其細則莫能縷數唯乘輿有特臨幸雖山嶽亦類於庭廡請先陳其巖谷岡巒之體勢後狀其樓觀池臺之處所皆聖作而神述盡宏規而傑矩夫艮者八卦之列位嶽者衆山之總名高為峰則秀拔拱為岫則崢嶸霽色晚靜風光曉凝陟崔嵬而直上俯磴道以寬平雜花異香莫知其名佳木繁陰欣欣其榮唯特立於諸峰之右者乃主乎壽照

之以南極之星所謂山者如此淺若龍龕深若雲竇鎖
煙霞於杳冥留風雨於昏晝或秉炬而可入或捫扃而
可叩石砢磊以巉巖木森森而聳秀間則流潤雲蒸可
卜以陰晴之候所謂洞者如此為山之屏為洞之扃承
乎上則安若榱桷比於下則覆若簷楹珍叢幽芳古木
長藤籠絡蔽虧高低相層鳥啼花發則春容澹蕩霜降
木脫則石角峻嶒所謂巖者如此兩山之間氣聚其中
衆木斯茂泉流暗通或重羅以暝晝或偃草而進風裊

長春之翠莖挺堅節之霜松每晨曦之照耀靄朝霧以
空濛所謂谷者如此又有岡則隱然而起勢連山谷殊
萃岫之峰巒類縈紆之林麓白雪照夜則寒梅盛開紅
雲嬌春則仙桃極目恍如望千畝之錦北巖之秀橫若
壁壘亘若岡阜既草木以敷榮復地形之延袤迢迢大
庾隔絕遐荒落落萬松得名錢塘今移根於南北亦不
限於炎涼至若溶溶大波瀾為巨派其流則小其合則
大瑩上下之天光漑淺深之湍瀨有巨魚以潛波扈龍

舟而夾載岸容萬柳春風柔柯飛花滿空長條拂波或
趁景而移櫂或鳴榔而笑歌此之謂江者回環山根縈
帶奇石淺以蕩谷深以凝碧潺湲不窮流行激激汎桃
花之露紅浮洞天之春色輕鷗文禽棲息其側荷花不
斷雲錦舒張或聚而為曲沼或漲而為橫塘煙梢露篠
交翠低昂此之謂溪者夫山洞巖谷岡嶺江溪既略陳
矣子獨不見樓有絳霄朱欄倚空跨晴雲之縹緲挂瑞
日之曛曨綺疏凝霧天香散風覺星辰之逼近如霄漢

之穹隆招飛仙於蓬壺揖素娥於蟾宮霓旌鶴馭稅駕
其中又不見閣有巢鳳異乎高岡豈丹穴之瑞應無雄
構以翱翔即其軒楹架以傑閣芘五彩之鴛鴦下九霄
之鸞鷟因太平之象會廊廟之人置酒大嚼歸美逢辰
續夏日之句頌南風之薰其北也諸山之上衆木之杪
俯雲壑之沉沉視煙霄之杳杳西瞻太行於晴霽東望
海霞於清曉山龍窅石嶙峋挹長風之回玉宇導明月
之湧冰輪齋心嘗比於崆峒精禱每延乎上真見飄飄

之仙馭隨裊裊之青芬視其榜曰介亭有排衙蒼碧之
前陳者也因山高下周以迴廊如壁月之環坐復晴曦
之騰光玩牙籤之甲乙發寶書之祕藏徐遶砌而散步
間挾策而寓興花雖芳而晝寂鳥雖啼而人靜傲隱士
之山堂取逸人之三徑其榜曰書館豈蓬戶陳編之可
並者也亭有勝筠周以美竹何禁籟之寶檻迸藍田之
叢玉已交夏而近砌復扶疎而出屋分月影之瑣碎聽
風聲之斷續遊塵不到清意自生目蒼雲之翳翳面霜

節之亭亭挺然不屈四時長青宸襟對爽因以貺名且
館曰蕭閒深庭邃宇來萬籟之清風無九夏之劇暑棲
寓懷之寶玩備宸章之毫楮前橫江練傍列山莊或遣
乘槎而上漢或笑碣石而為羊超然燕處真逍遙自適
之鄉雜花爭妍紅紫相鮮或引繩而為徑或彌望而成
川錦繡照空而明煥風露散曉而香傳肅然行列若羽
林之萬騎粲然豔妝如宮女之三千四時之候參差不
齊異塵埃之桃李雜紛揉以成蹊斯號林華之苑見鏤

王之珍題至若山莊竹籬蘿蔓蒼鬱晚綠筠之共茂夾
修逕而高出俯以愛蒼苔之承步仰以見雲梢之蔽日
軒亭欄檻各相方而榜名故扶晨散綺洞煥秀瀾隨所
寓而不一晴波融怡是為鴈池望風中之飛練接雲際
之虹霓南山巍然而蒼翠北渚湛若而漣漪聽雖雖之
下集觀肅肅以高飛朝離乎雪霜之野暮宿乎葭葦之
湄唯恩波之可泳豈隨陽之恨遲練以幽芳萼綠華堂
何玉顏之澹佇見竒姿之異常鄙江梅之尚紅陋蠟梅

之太黃得天上碧桃之露掩薰爐清遠之香恍聖情而
異稟蒙天笑以增光故賜神仙之號闔珠戶而敞文牕
然而如此之類安能悉紀若夢遊仙髣髴而已客曰子
之所陳心存意識或欲周知何從皆得主人曰人間天
下飛潛動植率在其中不可殫極姑陳述乎二三而已
奚累言於千百非若子虛上林之夸大兩京三都之緣
飾顧難狀於言辭徒充塞於胷臆客曰姑置是事請質
所疑何一隅之形勢若千里之封圻主人笑曰嘻夫耳

目之不際何可以意測思慮之不至孰可以強知望壺

中者初不察其有天地遊武陵者亦豈意其有桃溪矧
都邑紛華之地藏十洲三島之奇客又曰蓋聞橘不踰
淮貉不踰汶今茲草木來自四方原莫知夫遠近物理
地宜請得而論主人曰天子神聖明堂頒制視四海為
一家通天下為一氣考其迹則車書混同究其理則南
北無異故草木之至微不變根莖於易地是豈資於人
力蓋已默然運於天意故五嶽之設也天臨宇宙五嶽

之望也列於百神茲嶽之崇也作配萬壽彼以滋庶物
之蕃昌此以壯天支之擢秀是知真人膺運非特役巨
靈而驅五丁自生民以來蓋未之有客恍然聞所未聞
於是鼓舞歡忻頌詠太平等乾坤之永久

登瀛洲賦

有序

元蒲紹簡

按唐武德四年秦王開天策上將府闢舒宮西延文學
之士以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
思廉主簿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特諮議典

籤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
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
宋州總管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字館學士分三
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秦王朝謁公事之暇
引見討論經籍夜分乃寂使庫直閣立本畫像褚亮為
之贊號十八學士得與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云今秋
闈取士命以為題謹再拜獻賦曰

鯨波沸兮底平鼇極峙兮不驚八紘揮兮氛翳合璧覩

兮重明開天策兮上府表蓋世之元勳翦羣雄而削迹
挽銀漢而洗兵噓文燄於寒灰闢儒館於神京坤珍萃
乎華壤淵霆隱乎天聲於是攀鱗附翼之彥行鷓振鷺
之英咸游泳於瑤池儼翱翔於明廷觀其房以謀用杜
以斷成褚姚之博學孔陸之窮經兩薛起河東之俊二
李著國姓之貞敬宗按於民曹志寧綴於郎星少雲臺
之十將多元愷之二朋分六子以並直各三番而遞更
登以清都之幽邃給以天廚之奇珍贊以褚亮之珠玉

繪以立本之丹青杳風日之不到隔仙凡於幾塵此世俗之所景慕而瀛洲所以得名也是洲也環以學海之波聳以羣王之峰芝田花島之參差靈卉異石之菁蔥圖書闥東壁之祕經史紬金匱之封振振公子之麟濯濯人中之龍雍容倜儻之丰儀灑落喬晉之心曾以至仁為却老之方乘浩氣為冲舉之功講論即吐納之妙揖讓為屈伸之容清談霏乎瑞露長嘯吐乎長虹是皆妙幕府之選儲將相之雄方將開太平以貽後世又何

羨於生羽翰而躡遺風彼秦漢之荒唐惑方士之愚計
望三神於渺茫引風舟而莫至是皆求仙山於寓外而
不知瀛洲之在人世羌馳情於虛無而不知人傑之為
貴也當大明之麗空布天網於無際跨黃樓之鶴羽折
廣寒之蟾桂參霞佩於羣仙溘埃風於萬里化鷗鵬於
須臾望蓬萊於咫尺願刀圭之我分期凡骨之早蛻

登瀛洲賦

元湯原

睇神彩於東方望神山兮海丘渺仙洲之昂峙阻弱水

之西流海涓涓兮一碧塵汨汨兮九州以為人世邪野
馬不見其馳騫以為天宇邪鰲背屹立乎虛浮仙光續
紛其隱雪瑤草綠縟而明秋禽星星兮仙語風肅肅其
冥搜跨員嶠之微茫兮天香藹乎玉室接方壺之縹緲
兮瑞霞明乎絳樓銖衣之子瑤裝之儔乘紫鳳駕蒼虬
控白鶴挹青牛約瑤母以商略挾子晉以夷猶羣喬松
兮此處輩倕佺兮此留斯清虛之士所謂瀛洲者而異
乎吾之所聞焉蓋嘗神遊太和之世聞道鴻濛之先想

鳳鱗於舜苑御龍馬於羲淵而後知聖人之語常而不
語怪有國家者貴賢而不貴仙昔有唐之肇基偉秦王
之獨賢武功既以戡定禍亂之世文治所以粉飾太平
之年於是考石渠之故典訪文學之遺跡爰立館於宮
西貯游夏之儔匹若乃房玄齡之運籌帷幄杜如晦之
中心如一飛白之褒則虞世南之可尚披香之諫則蘇
世長之忠赤姚思廉之事君臨難不苟于志寧之居憂
見者歎息又有蘇自助褚亮李玄道之籌畫乎古今陸德

明孔穎達顏相時之討論乎典籍於是肅衣冠而羣處
鏘環珮而夜直若乃語立本以繪其像命褚亮以贊其
德雖一時之盛典實流芳於史冊想夫當時之制也詮
叢蘭於楚畹遶野鶴於鷄羣燦兮若衰世之鳴鳳絢兮
若瑞世之卿雲飄乎若驚龍之天矯粹乎若美王之奇
珍蓋十有八人之在選也莫不習吞乎雲夢學貫乎天
人納羣生於運量挹元氣於冲襟皆足以黼黻乎當世
潤色乎皇文奈何敬宗之超擢終微疵於等倫豈識鑒

之未遠抑心蘊之難明斯白圭之小玷不能無遺恨於
後人方今明明在朝濟濟在位尚倒滄海而搜珠貝畦
六合而藝稷黍愚生方劇切於修齊治平之道而無慕
乎廣寒清虛之府方涵泳乎古今天人之學而無愛乎
橘叟麒麟之脯其瀛洲之匪遙惟先生之進取展鷗鵬
之壯圖筮鶴鷺之行羽依日月之末光踵稷契之步武
又何羨乎唐之瀛洲也哉

登瀛洲賦

元
王廷揚

歲在昭陽大淵獻時金氣橫空瑞光標酉楚山列屏漢
江澄酒湖廣主人瞰橘叟之長洲即梅仙之故阜設禮
羅以賓賢來多士而論秀有生未至居客之右再拜而
請於翰林先生曰夫士之升於天衢猶仙之登夫蓬島
變化須臾飛騰邂逅今茲湖廣之額胸不十七盈不十
九而膺合乎登瀛之士者殆將壽斯文於不朽而期先
生以尚友乎先生乃俯而吁仰而喟曰仙凡隔境今古
殊途天策開府四海雲趨媿美登瀛不亦厚誣稽之禘

生之贊參之立本之圖若河汾之高弟或亡國之价俘
若蔡若蓋若李若蘇曰顏曰薛曰于曰虞果孰哲而孰
否曾某賢而某愚昧遠猷與辰告僅執筆而操觚尚論
當時玉石砒砒謂房杜有廊廟之器而伍之以世長之
逆節謂孔陸有文學之美而揉之以敬宗之奸諛分番
丙夜曾不聞所講之何道參伍暇日夫何有於嘉謨比
晉陽於湯武之迹諉玄武於管蔡之誅秦王之慙德雖
多抑諸子之責有餘夫以布衣而圭衮其儔華實而承

明其廬脫略公卿誇耀里閭固一時之浮榮非百世之
宏模遠瀛洲以為喻猶隔弱水而論方壺也厥今道闡
羲軒治軼唐虞環四海以為瀛奠九州以為區家崇孔
孟人法程朱遁山澤者皆席珍之士居鼎鉉者率列仙
之儒彼且陋洪崖而不友恥喬松之與徒又何有唐之
我污哉今子歌鹿鳴而來也寧致吾君於唐虞三代乎
將期斯世於貞觀開元乎寧學顏子之學乎將與孔陸
二子比肩乎寧志伊尹之志乎將與房杜諸公周旋乎

寧入孝出弟佩仁服義以乾乾乎將巢雲飲露長往不
來以自全乎夫井竈不可以語海小年突異於大年神
仙非儒者之所尚而功名亦道德之一偏瀛洲之事吾
既無取乎彼矣前之所云子將奚先生乃捧手輯趾
拜且謝曰遇各有時士各有志時而污隆志有同異遠
且大者既命之矣自今以往期下不負於所學上不負
於聖世

瀛洲亭賦

明張鼎

夏哉邈邈乎白玉之堂紫薇之府金井涌醴泉以洗徑
石螭負赤文而開戶于焉休息兮乃亦沼而亦臺不作
觀游兮故非園而非圃有亭奕奕爰在堂左欄以曲檻
櫳以疎簾匝以華池激以清泉錦鱗濯戟其容與石龍
噴沫而蜿蜒黛柏兮鶴立而霄上古藤兮糾結而雲旋
翻紅藥兮玉砌映碧梧兮朱軒草隨意而鋪綠花不語
而解妍柳報春兮牆之畔鳥求友兮樹之顛物固會心
而自遠兮地亦迴絕而非偏夫誰錫之嘉名乃以比於

瀛洲之間也若夫不截而業聳乎天闕域則穹矣不丹
而碧駢乎奎壁度則衷矣寬兮綽兮日月豐矣寂兮冥
兮風景融矣金簡玉冊富弘壁矣圖書千秋盈石室矣
纓綉夷猶蘭芷集矣彈琴咏歌應金石矣斯固三山之
幻不足攀魄淵之渺不足賸漢東觀其未敬唐弘文而
猶儉也若乃奧密之區麗乎清虛大人所以滌性焉陰
陽之極宅於正則神明所以造物焉蓋聖祖握金鏡濯
文明導中和執粹精苞鹽孕梅琢玉鑄金成祖羅其躔

宿章后燦其金綸英皇新其雲構世廟勒其徽箴惟列
聖之儲材於不貸兮乃以畢集於此亭也於是著作之
彥圖緯之儒息六月棲一枝博趣以物茂對以時朝市
咀煙霞之味冠佩享山澤之臞謝刀記而陰陽弗蝕其
內脫糠粃而得喪弗瘁其軀等息機兮木石齊造化兮
鳶魚灑灑空空霽霽活活其用物也如泉源之不竭希
希夷夷雅雅魚魚其觀世也類鏡照之不疲此之謂得
易之髓味道之腴欲辨而忘言獨解而自知者與是以

東陽和衷於四朝文達巷遇而抒忠長沙尊晦而濟變
新都定策而鉏兇文襄師武而權竒永嘉造膝以鞠躬
華亭安儲而繼志荆川覆寔而程功夫惟二祖八宗浸
溉滋植而不有兮乃以獨尸於瀛洲亭之功也歌曰側
身兮帝居超氛埃兮清都思君子兮穆穆有美亭兮我
我又歌曰有求我兮亭之側何以報之兮恬愉為則一
念無營兮四海充塞上有重華兮下有禹稷井可汲兮
亦可食此亭不朽兮與皇明受福而無極

賜同遊西苑賦有序

明費宏

皇上御極之十有四年秋八月望後二日聖駕出遊西苑遣司禮監官韋霽召臣宏與臣時從至無逸殿皇上御東翼室賜見諭以暇豫同遊之意遂命徧觀殿宇亭榭臣得伏誦皇考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所作農家忙律詩及皇上所題幽風圖長句與左右二碑再賜入見諭以盡心匡輔有見必陳拳拳以薦進賢才民生邊事為急又謂每歲奉慈宮出遊西海但行路祭之禮

為弗敬命臣等詣北闈口相地立祠賜對久之命賜酒饌既辭而出又傳命令霽導臣等至清馥殿一遊因得徧觀翠芬錦芬二亭及花卉松竹乃至北闈口湧玉亭相立屋祀神之地折北迤邐循宮西垣徐步而歸臣頃年家居側聞無逸創殿幽風構亭仰見皇上留意詩書知小民依於稼穡而欲恤其艱難一遊一豫惟省耕省斂是務以勤居逸朝夕不忘所以屏嗜慾奮精神而延長聖壽固在於此所以施仁政結民心而鞏固皇祚亦

在於此誠萬世太平之基宗社生靈之幸也顧遠在山
林末由親覩其盛今蒙恩復用入朝未幾遂得被同遊
之寵愜快覩之願實千載一時之遇何其幸哉謹撰賦
一首鋪張其事蓋皇上之謙恭接下仁惠愛民比隆堯
舜高出近代臣總史事當傳萬世自不能已於言也其

辭曰

由禁門而西出兮望岌業之新宮煥金榜之門懸兮上
輝映於層空殿錄書之無逸兮亭寫詩之幽風本姬錄

之攸昌兮發至理於周公惟王業之草昧兮率肇迹於
農功知民依在稼穡兮必軫念夫鰥窮仰吾皇之明哲
兮躡堯舜之希蹤豈成王之可望兮乃自抑而謙冲取
周公之訓戒兮獨閔閔於村農當八珍之前列兮念民
腹之未充躬三推於帝藉兮畝卦布而橫縱斂嘉穀於
秋穫兮需御廩之常供助后妃以親蠶兮欲稍習於女
紅繅柔絲以成帛兮備祭服之紉縫以乃勤而處逸兮
惟慎始而圖終屬秋氣之平分兮日未昃而方中忽鑿

輿之時邁兮乘御天之飛龍環太液而周游兮度柳陰
之垂虹召微臣而同樂兮曳委佩而景從前黼座而造
膝兮聽玉音之雍雍諭締構之初意兮令寓目於西東
荷慰諭之拳拳兮勉匡輔而輸忠又縱觀於別殿兮步
徙倚而從容挹翠欄之芬郁兮賞錦鑑之芳叢念微臣
之於此兮實千載之竒逢媿天恩之難報兮其何以仰
副乎宸衷祈雨暘之時若兮慶歲事之屢豐庶皇心寧
而聖體健兮荷百福之攸同瞻前星之輝輝兮協吉夢

之罷熊歷年邁夏而逾周兮豈但媿盛於三宗

大廈賦

以君子用
吉為韻

唐彭殷賢

遐觀邃古逖聽前聞北辰居正南面為君莫不茅茨土
階以恭儉而為度上棟下宇避燥濕以為文聲芳訏謨
乎五典德廣兆映於三墳迨乎纘戎天秩啓迪人羣以
為百堵仄陋不足以光先正九筵迫狹不足以垂景勳
於是資輿區而寫城闕憑大壯而列宮恭杞梓庀匠於
季穉林衡儻木於毫分既而工用其法人來以子馨鼓

逢逢版築儼儼離婁督繩以為度般輪削墨而為砥侷
造化以制作越埃壘而資始珠網滴瀝而露垂丹刻暈
飛而霞起危簷矗以露斷高閣立而雲倚遠而望之莫
測其端倪迫而察之但驚其峻峙仰鷗鵬之不逮豈燕
雀之能擬於是發禮以譽之勵樂以樂之可謂休以令
聞垂之億祜者也既而馮陳就閒是遊是縱笑語卒獲
聲色攸重邀觀則環拜興舞命賞則夾道羅從以為一
生之歌斯笑斯千載之善禱善頌豈知海縣則天下所

有帝王則黔黎攸共固惟不節之嗟蓋不知其所用也
豈與夫明主君臨邊鄙靜謐儉以足用貴在無佚尚菲
陋卑宮室為無為以自保事無事以終日故得國家載
寧帑藏充實福祚乃於萬斯永子孫則百而逢吉屢降
哀矜之詔頻優耆老之秩斯可謂皇哉唐哉皇哉
而天地長久何三五之能匹也

大廈賦

以君子用
吉為韻

唐
郝名遠

昔者天地氤氳洪氣始分穴居野處獸聚鳥羣逮乎聖

人演卦垂文上棟下宇信宮室之取則紫微黃屋表巖
廊之在君爰制廣廈克崇景勳崛起黃道孤橫翠氛歸
峴穹崇若巨鼇負山出大壑巍峩岌業似神龍飛漢矗
長雲原其本也葺事作圖成終慮始命班倭召王爾鏹
崩疑平遷迤斬豫章之榎楠伐雲夢之杞梓關山百轉
水陸萬里江妃析藏捧明月而時來泉客辭波薦夜光
而至止於是規模具工徒庀經之營之載考載擬版築
既畢剗厠將已邈矣層構屹然獨起觀其萬拱交撐千

櫺叢倚連蔓軒昂以鳳翥飛龍夭矯而虹指麟次翼張
岑立嶽峙綺疏齊列洞戶相似翕艷殿燁煥爛倚崑山
梁藻稅蟠蛟螭於上楹方井圓泉姹芙蓉於倒水壯而
且麗豐不踰軌輪焉奐焉美矣盛矣懿其梁棟之任固
非斗筭之子夫成大海者百川所歸構明堂者多材是
共亦猶一人出兮百寮從爰建股肱而作輔當其無而
有室之用張公獻禱奚子作頌蓋亦美上古之淳朴防
後代之驕縱皇矣上帝臨下有秩六合清晏八荒夷謐

方將抑末敦本斲雕歸質異茅茨而立宇惡其飾以取
卑宮之名削土階而度堂起其厚而崇破觚之實猶且
明敷沉隱寤寐英逸燕雀聞而相賀鸞鳳來而應律思
與羣公卿士衆官庶匹議經濟之法度籌安危之得失
優哉游哉日慎一日斯乃國家之盛事嗟難得而賦述
獨有間迹林野洗心蓬壘想芳桂以淹留撫寒松而未
出希薦之於大廈保柱石之終吉

階賦

唐樊晦

昔在軒后棟宇惟新募諸大壯賴及萬人修宮室以齊
列起牕戶而相因然後橫高階於左右次危級之相巡
上嵯峨而山起下削方而龍鱗生蕝莢於堯日舞干戚
於舜辰亦可以望聖帝升降觀享頤賓若乃憶趙妃之
嬌妒窮漢武之寵慾昭陽特起麗飾繁縟梁纏藻繡牕
綴丹綠砌鉛黃金階闐白玉使宮女而攢望聊優游以
自足下朱履而影亂參差度羅衣而香飛斷續亦有珍
物旁秀瓌竒四燭珊瑚碧樹弄晴風明月隨珠耀初旭

及夫陳后長信獨遭棄捐塵駮紫蘚庭鋪綠錢望金屋
而魂絕對玉階而愁連至其戰國云亂七雄相躔秦兵
大起圍邯鄲而已合趙楚同會運籌策而未宣嗟兩君
之不決歎毛公之獨賢歷高階而直上挺長劍而無前
豈不以斯階之見陟光厥事而能全既而衆狀叢開竒
勢難纂或干天而上峻或盤空而不斷望之則意悅升
之則步緩對謝庭而玉樹中榮臨兔園而芳薇上滿觀
臺殿之要者實莫過於茲階美崢嶸之壯麗故作賦以

攄懷

柱礎賦

唐王 諷

稽古太初穴處巢居則大壯之垂象上棟下宇成其室
廬迨於中葉偕奢違道木衣緹緇土被文藻列蟠螭於
欄檻拖長虹於穰棹謂柱柱之不堅施柱礎以侔其壽
考相萬祀而一人偕天地而相保其始也徵士尚方聚
徒巖畔經迴溪之紆鬱梯嵯峨於天半披林離之修蘿
刮莓苔之爛漫懼雲霞之彩駁嘉錦章之輝煥圖嵌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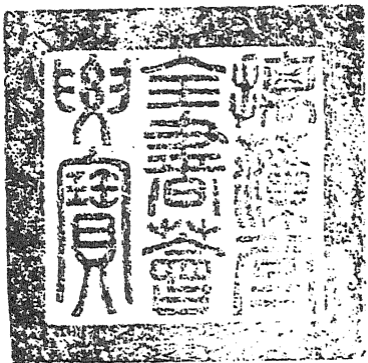
設妙算或攻或鑿叫嘯相贊礎山成雷擊石火散初髣
髴而縷析忽砢礪以冰泮五丁力殫九牛流汗自彼幽
藪登庸華觀乃命王爾操繩公輸削墨規上成範方下
為則錯坎缺之參差開青熒之古色入紅壁對朱扉廊
迴月皎殿廣星稀隨風起潤逐日呈輝扣逶迤之環佩
拂迴旋之舞衣及夫荏苒時移崢嶸歲久堂惟荆棘塵
埋戶牖嗟建章之火流何金石之可守礎則不易人將
誰壽礎兮礎兮金堅固曾見深宮幾人故夫礎之為德

既堅且貞華而尚素晦而尚清象君子之待問扣之則
鳴誠在位之有式居必底平平則可久久則不傾無靳
固而守樸非昭章而眩明庶夫人之銳意覽茲物而篤
誠

御定歷代賦彙卷七十七

謹案卷七十六第二十六頁後五行向若天長地
久兮苔蘚合按宋之問集向作杳

卷七十七第二十七頁後二行翕艷殿烜按文苑
英華注殿烜一作雷電



總校官庶吉士臣 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 莫瞻菴

謄錄監生臣 周元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七十八

詳校官候補通判經歷臣郭祚熾



御定歷代賦彙卷七十八

室宇

狹室賦

晉

潘岳

歷甲第以遊觀旋陋巷而言歸伊余館之褊狹良窮敝

而極微閣寒戾以互掩門崎嶇而外扉室側戶以攢楹
檐接柜而交榱當祝融之御節熾朱明之隆暑沸體怒
其如鑠珠汗揮其如雨若乃重陰晦冥天威震曜漢潦

沸騰叢溜奔激白竈為之沉溺器用為之浮漂彼處貧而不怨嗟生民之攸難匪廣廈之足榮有切身之近患青陽萌而畏暑白藏兆而懼寒獨味道而不悶喟然向其時歎

挾室賦

晉庾闡

居不必陋食不求單豈獨蓬蓽可永而隆棟招患奚必膏粱非美而飲疏以餐醪俎可以充性不極欲以析龍肝清室可以避暑不冽冰而興夏寒於時融火炎炎鶉

精共耀南義熾暑夕陽傍照爾乃登通扉闢櫺幌締幕
褰閒堂敞微颺凌閨而直激清氣乘虛以曲蕩溫房悄
淒以興涼軒檻寥豁以外朗

虛室賦

唐張說

明月牕前古樹檐邊無北堂之樽酒絕南隣之管絃理
涉虛趣心階靜緣室惟生白人則思玄厭百慮之勞止
歸一途之兀然嗟乎巧智首亂禮樂增矯名起異端利
成貪兆役二見之交戰驅五神而雜擾形何費而不衰

性何煩而不天每竭源而追末必志多而獲少玉帳瓊
宮圖奢務豐朱門金穴恃滿矜隆榮與慾而俱盛事隨
憂而不窮陷營為之桎梏留健美之池籠心元是幻法
本皆空莫不因無證實假異生同魚何知而樂水蛇何
意而憐風大哉默識守此玄通顧瞻天下還如夢中

宴居賦

有序

唐

魏歸仁

張校書作虛室賦以示予文旨清峻玄義深遠予味之
有感聊為宴居賦以和之其詞曰

氣序忽諸日月其除夏盡炎歇秋至涼初地僻而人物
自少庭閒乃室宇成虛寂爾無悟蕭然宴居覽聖賢於
上古窺得失於前書或智之不足或愚而有餘諒千變
而萬化尤難得而備疏若夫名因行立身由才致官要
則謗議斯起譽高必讒毀自至所以君子逃名達人避
位養性以安其體摛文以見其志且貴不如賤善亦同
惡貴則但益憂勞善乃未離貪著徒憐顛覆之禍虛纏
愛慾之縛前事既忘後車焉託儻來未足有慰或去可

以無怍固當絕於可否齊其適莫聞寵詎驚其心居陋
寧改其樂蓋老氏稱德所貴先慈孔門之道一以貫之
於常則有允出厥茲屈伸委運行用隨時既無去無取
亦何慮何思

石室賦

宋

郭祥正

端城之北徑五六里有巖室兮洞開其上則七山建斗
司天喉舌其下則淵泉不流停碧一杯寢之則肌髮冰
酌之則煩心灰四旁則石乳玲瓏中敞圓蓋宵宵萬丈

無窮其崖孰納忠兮嗟肺腑之已露孰止戈兮來兵仗
而相挨儼衛士之行列肅廷臣之序排紛披披兮蒂萼
粲縱縱兮條枚安而不可動者為梁為棟奔而不可止
者為虎為豺龜闖首兮屏息虬奮鱗兮搏雷怪怪奇奇
兮千變萬態愈眎愈久兮恍惚驚猜何入境之附近而
仙宇之秘異如此者哉蘿捲風兮窈窕春漬風兮昭回
或命佳客或寓幽懷考二李之勁筆皆一時之遺才援
玉琴以寫詠歎夕陽之易頽方謝事以言反眷茲室以

徘徊雲愀容兮泱泱鳥送音兮悲哀況百年之將盡邈夫萬里奚復來

是是堂賦

有序

宋晁補之

是是堂彭城劉子羲仲之所作也劉子讀古人書則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處今行已則欲就有道而正焉抑荀子所謂是是非非謂之智者以名其堂而居之而南陽晁子補之聞而疑之曰劉子果於自信果於不信人也哉夫理無常是事無常非使天下舉以為非

而劉子獨曰是誰使取正使天下舉以為是而劉子獨非之安得力而勝諸嘗與劉子問津於無可無不可之塗而弭節乎兩忘之圃夫安知吾是之所在故賦其名而連犴其義則操吾戈以伐我者遠矣其詞曰

隘區中之無覩兮邈荒忽以遠求軼太始以為元兮日與月之幾周本獲鼎之推筭兮四千歲其已多謂過此或不遠兮世倏瞬而謂何紛蛇身與牛首兮詭變化之莫原神與民其雜糅兮或傳之於余先川東南而辰西

北兮余不知其何故憊絕維與折柱兮又孔氏所不語
莽湯革之相質兮駭一世以共疑一身吾不自識兮疇
莫覲而能知遭吾轉乎八埏兮旋吾舳乎四海斬不死
之遺氓兮稽吾聞之所在曰七聖至此而競迷兮羌誰
使之正女後飛電使衛屬兮前奔霆使抗旌王良御以
踟躕兮河鼓隱其砢磷涉橫潢而擢淹兮借斗而轟轟
九蚪蜿以承綏兮六鳳翼而繽紛載格澤而雉厲兮歛
若撇揆捐旬始而遺欃槍藐無朋吾孤往兮騰光景之

所經俯六合以周流兮觀一氣之所營叩滴漣之何居
兮問黔羸所休屯茫東西之無軌兮湯晝夜之無門追
汗漫而與言兮若不見而不聞將下車而從之兮則竦
身而遐征忽寐寤而莫質兮形欺魄而獨存神黜晦而
載浮兮涕淫夷而霑襟聞佞喬之達者兮將與議夫本
根靳乎保已而不失兮何足與論此之至神鵬南徙而
終息兮彼安知夫天地譬井蛙之跳榦兮吾亦安知其
孰智謂道非物之外兮盍反求諸世間判得失之兩塗

兮一智者之足明世溷濁而智鮮兮薪得鹿而國爭曰
吾不知孰是兮據有鹿而偶分待黃帝以占夢兮曠百
世而莫尋雖人跡之所至今如窮北之衣皮聞中國之
有蟲兮咀葉飽而吐絲化草木之所染兮煥五色而陸
離所不睨而懍恍兮咸莫信而我非饗香以為朽兮視
素以為黑有迷疾而慮易兮意是者之反疾衆謂西施
美兮何高舉而深潛魚熊掌以為羞兮帶螂蛆之所甘
物各驚其所知兮孰為是而正女蹇多知而博辯兮盍

質諸魯之君子曰經禮三百兮曲禮三千非堯舜禹湯
之適兮為他道而勿傳守株以待兔兮卒不可得從女
以決疑兮而增余之惑規吾觚以轉圜兮如二兒之干
國權謀既不用兮仁義又見賊哀失時而齟齬兮改度
誠不能陳瓊茅以潔中兮懇神龜以吉占朝從而莫違
兮吾安所行女意王倪蹲循乎不知兮齧缺昧普於同
是違一世何不可兮山澤又多龍蛇深林杳以無人兮
雨雪雰其來加前夔魑後虎豹兮獨拂笑而施施石罇

嶼嶼以增波兮路阻難以委蛇結幽蘭以獨立兮歲
將莫而增唏懷同心之離居兮悵猶豫而狐疑必處廓
若此而後可兮雖濟百世何足以嬉譬鄙夫之硜硜兮
經溝瀆其誰與懷古人之兼善兮吾不忍抱吾之所獨
五官異用兮物各派吾之一以聞聞性兮一非有異回
車易野兮絕道九州吾既不從夫斯人兮盍反吾之初
修闔萬宇以聚閭兮載百族與並游人羣固有倫兮生
固有涯蠶桑而被兮粟以禦飢吾何以異於人兮曾跽

跂而支離伯夷死名兮盜跖死利溺者入水兮拯者亦
用以顛沛曾稽失之未暇兮羊固已遠去而千里重曰
道無封不可畔兮雖千歲由今日忘彼與是兮吾何愛
嫉乘虛無以為輿兮託不得已以為鄰忘處石而出火
兮超同物而獨生

遂初堂賦

有序

宋

張栻

洛陽石伯元作堂於所居之北榜曰遂初廣漢張某為
之辭曰

皇降衷於下民兮粵惟其常猗於穆而難名兮維生之
良翕衆美而具存兮不顯其光彼孩提而知愛親兮豈
外鑠繁中藏年華逝而寔長兮紛事物之交相非元聖
之生知兮懼日遠而日忘緣氣稟之所偏兮橫流始夫
濫觴感以動兮不止乃厥初之或戕既志帥之莫御氣
決驟以翱翔六情放而曷禦百骸弛而孰強自青陽而
逆旅暨黃髮以茫茫儻矍然於中道盍反求於厥初厥
初如何夫豈遠歟彼匍匐以向井我惻隱之拳如驗端

倪之所發識大體之權輿如塞而聽如迷而途知睨視
之匪遐乃本心之不渝嗚呼予既知其然兮予惟以遂
之若火始然而泉始達兮惟不息以終之予視兮毋流
予聽兮毋從予言兮毋易予動兮以躬惟自反兮於理
茲日新兮不窮達充實而輝光信天質之本同極神存
而過化亘萬古以常通嗚呼此義文之所謂復而顏氏
之子所以為道學之宗也歟吾友石君築室湘城伊抗
志之甚遠揭華榜以維新命下文兮勿固演妙理以旁

陳探上古之眇微得斯說於遺經謂匪迂而匪異試隱
几而一聽然則茲其為遂初也又豈孫興公所能望洋
而瞠塵者乎

朝山堂賦

宋

晁公邁

吾行半天下兮閱重岨乎西南之坤北有萬夫莫開之
劔關兮東有嶮過百牢之夔門外聯六詔作屏兮中貫
三巴而為垣梯磴鈎連莫知其際兮儼差差岫岫遠宛
延相屬而赴望兮高蔽遮乎日星臨以白帝之神秀兮

誠衆山之所尊有美一人肯顧此方兮謂柱下史之耳

孫高四海以視營兮時樹羽江濱屹三峽之鎮其穹然

兮翼山四面而駿奔啓物色分留之秘兮欣所遇之畢

陳擇勝會以還縹緲之飛觀兮廩老氣九州之傾觀萬

川猶知宗海兮雖九土莫得而堙則羣峰之起伏繇延

兮至是而亦必有所臣矣奚興感於此義兮蹇顏堂而

正名憎負固之非無意兮髮有時或上衝乎冠巾惟漢

中興已受天命兮而成家乃欲爭帝而亡新吾直欲鏟

赤甲白鹽之疊嶂兮洗蒼藤翠木之幽昏恐此復其偶
然兮綢繆牖戶以逆消侮予之下民謹五更之鼓角兮
聲悲壯印殘夜之山月兮樓空明諒身雖去國萬里兮
心未嘗一日忘君嗟乎名堂之意高矣為慨然而賦之
尚庶幾起九原於東屯灑西之詩人也

壓波堂賦

宋

楊萬里

陳晞顏作堂洮湖之上榜以壓波命其友誠齋野客廬
陵楊某賦之其辭曰

敦復先生宅於洮湖曰與湖而居猶以湖為踈乃堂其
涯去湖寸餘蓋城虎牢以逼鄭晉退三舍而子玉不止
者歟一夕波歇鏡底生月忽失洮湖之所在但見萬頃
之平雪先生欣然曰吾又將載吾堂於扁舟對越江妃
之貝闕我芟我裳我葛我巾筆牀茶竈瓦盆藤尊左簡
齋之詩右退之之文舟人之權一從而先生飄然若秋
空之孤雲矣先生方獨酌濁酒悲吟苦語攬鬚莖之霜
搜象外之句管城子楮先生環而攻之麾之未去也有

風颯如有瀾熈如舟人曰浪將作矣夫子其歸乎先生未及荅而小波屋如大波山如龜魚陸梁蛟龍睚眦馮夷擊鼓而會戰川后鞭車而疾驅眇一葦之浮沒眩秋毫之有無舟人大恐相顧無色先生投袂而起仰天而歎曰吾與洮湖定交久矣而未嘗識此奇觀也子產曰他日吾見茂之面而已今見其心請改事湖庶幾歲晚之斷金

惟安堂賦

宋陳造

子鮑子為己之學經世之資投刃成風儒先吏師作為
新堂歸防暮遲惟安是名命陳子賦之陳子曰世有至
愉佚在己而非物士有真富貴非金玉之謂蓋是心也
以道寧以物殤寧之存殤之喪孰能名仕版而志漁樵
之往還身官箴而思滄州之浩蕩等聲利於桁楊睨遽
廬於霸王恍然乎進為悠悠乎一歸羌卷舒之無心豈
出處之異歧繫鹿門之衰翁若方伯之子浼偕子耕而
妻釋寧燠寒而飽餒曰遺安之是計終長往而不悔彼

陶翁之不屈為無食而暫出賦歸來而投簪徑反闕而
容膝審吾身之易安顧何賴於紳笏惟子鮑子超然高
驥仁宅之為居兮匪義塗吾無行玩名理以自怡兮謹
邊幅而為防鼓吹乎諷吟介甲乎其溫良因時顯晦偕
道翱翔遂初可尋鷗盟不寒固優追元亮之高躅懷寶
不迷中外無擇又不屑龐翁之退藏雲脫岫以陰合水
反壑而鏡清異屈子兮衆皆醉如徐公兮世無常夫何
往而不安顧眷眷於斯堂惟歷聘而轍環曾仲尼之暖

席當去齊而濡滯孟子庶幾於齊國矧火暎之肆虐仰
嗣聖之旰食死徙蓋幾何人而焦勞冀平生息行子學
以撫時吾固知可以寧奔迸而植僵踣俾橫目之同安
兮喜氣亦形於玉色是謂推己以及物心泰而罔拂與
夫蘄吾之安而土苴一世者於道孰為失得邪子鮑子
心融首肯乃言惟服

民事堂賦

有序

宋

王十朋

堂名民事志天語也十朋備員越幕歲將暮顧惟不才

普然無補日以敗官曠職為憂所幸黃堂主人甚賢同僚皆士君子朝夕講論無非民事之要者因為之賦以志其一二云

緊越幕有下僚兮名所寓曰民事之堂誦天語之丁寧兮銜聖恩而不敢忘啖民脂以飽妻子兮猶雀鼠之偷太倉苟不民事之是思兮又將奚追乎天殃嗟會稽之大府兮罹薦歲之凶荒颶風作於孟秋兮雨浸淫而異常天吳怒而江濤沸溢兮漂廬舍而壞隄防染盛害而

歲大侵兮民餓踣而流亡射的黑而米斛千兮擷蓼花
以為糧痛瀕海之蚩蚩兮葬江魚之腹腸予嘗告其故
於前使君兮請敷奏於巖廊顧幕中平日之辨兮人迺
斲其為狂會伯尊之傳召兮達民瘼於九重予殆有類
於輦者兮亦何恨夫言之不庸洪惟當宁之至仁兮視
赤子其如傷蠲常賦而救天苗兮出內帑之所歲哀東
州之無告兮惠吾民以糞黃左公孝而右孟博兮相與
協贊其惟良先撫字而後催科兮正今日之所當寬公

私之債負兮以俟乎歲之豐穰省訟牒之煩苛兮抑蠹
政之豪彊節無用之浮費兮俾斯民之小康茲政事之
所急兮敢不忠告乎黃堂至若鑑湖利及九千頃兮日
侵削而就荒歲和買無慮十萬緡兮曾無一錢之償權
酷之利半奪於有力兮財賦寔以荒涼兼并之弊熾於
大族兮編氓餒於糟糠茲又越中之巨害兮姑畧言其
大綱若夫民事之在天下兮固不足以知其詳有一言
以盡之兮曰生之而不傷擇守令兮去姦賊慎勿擾兮

如牧羊茲畎畝之惓惓兮願入告於天王

清清堂賦

宋
王休

清清堂清清然人踪兮市井風景兮林泉空庭弗養鶴
翩翩好鳥飛山前靜几弗張琴雍雍雅調來湖邊山隴
勾連兮明秀湖波停蓄兮清連白露乘風兮墮茵蓆青
蘿懸樹兮牽茶烟公門沉沉兮晝靜里閑熙熙兮春妍
客至今嘉話客去兮陳編清清堂清甚矣玉壺冰金井
水冰無渣水無滓堂上之人當若此堂下之人見底裏

古稱慈令張清清今日堂名良有以我來弔古天茫茫
一曲清歌白鷗起朝望清清而行暮望清清而止吟耳
嘗聽松竹聲幽襟不著塵埃氣道義苟非彼千駟兮焉
視苞苴永絕於四知兮何畏仰希孤竹之風俯嘗冰蘖
之味祇恐清太過而罔中不以人弗知而自棄嗟夫山
川不改棟宇常更品類不一好尚殊情匪人則然物亦
有徵鳳皇非竹實不食鴟鴞見腐鼠而爭秋蟬吸林杪
之露蒼蠅集砧几之腥欲知清濁兩途之肯綮實分乎

公私一念之初萌嗚呼日月皎皎兮古今悠悠誰為清
流兮誰為濁流公評在人兮何恩何讎濁流貽斯堂之
羞兮清流垂斯世之休

賓月堂賦

宋 林景熙

南鴈蕩葉君堂於山之陽野藪盈俎春醪在觴索居無
朋欲飲誰相俄有客自天東駕五雲而來水佩金裳冰
姿玉質初流光於簷楹忽散彩於庭闕不由介儻竟造
几席主人見而異之曰噫嘻此佳賓也揖與同坐清寒

襲肌於是撤觴與俎挹沆瀣以為醴攜斗柄而酌之匪
曳裾而投轄意炯炯以相依主人謂賓曰古稱孟嘗三
千珠履勢交何常合散如市生死翟門喜怒廉里太行
之山豔瀕之水陶潛所以息交劉峻因而埽軌乃若高
照萬古渺視九寰不翻覆於雲雨豈遷變於燠寒對之
可以增雙眸之碧即之可以洞寸心之丹若子者予所
樂賓恨相見之晚也賓冉冉促膝若復於主曰當今非
但主擇賓賓亦擇主尼父所至不主衛疽宗元亦客辱

於王伍開閣謾爾入幙何為黃金之臺徒觀美五花之
館空遺唾自開關以至於今閱人多矣知愚好醜惇澆
臧繆伏意度情靡有遺照乃若持玉斧兮挾河漢以為
文斫丹桂兮梯層飈而絕塵斯靈府中自具廣寒清虛
也而不然者豈予所屑賓峨嵋看秋影昔白之賓今賓子
乎南樓夜色昔亮之賓今賓子乎主人聞賓言再拜謝
顧影復自笑曰嘗聞天地間萬物之逆旅往過來續寓
形幾何吾方擾擾焉身自為賓又安能賓夫賓也雖然

是當有耿耿者留天地間萬古惟道不朽天所以高地
所以厚象緯所以著明誰實主之夫豈以有限之形而
欲結無窮之交哉言未既天雞咿喔斗轉河低賓不答
去亦不辭第見斜光回薄林鳥驚棲主人舉手招賓賓
已在西山之西

椿堂賦

元

袁 楠

昔嘗疑夫漆園之叟學幻而逃虛詢蟲魚之疏考風土
之書莫之敢圖余游上京有客北窮夫金山西歷夫賀

蘭南踰雕題東超三韓蹶然而言茫茫禹跡子所履者
誠然乎冬裘夏葛寒暑之運環也今也日臨中街霜飛
冰霾毳集於踵貂挾於懷戴斗接浙承露凝栝子安覩
而靡猜駭聞忽見知奚窮乎齊諧吾先枚夫九州者而
言之屢熟之稻南州是專十丈之蓮華峰所傳栝化石
以錫貢樟生庭而為州梅梁分以鎮妖牂犴肇乎維舟
杞犬吠而質變復人形以劑投華平維常瑞於皇圖莫
英屈軼盛於堯世木沉產子以成國樹古眩精而為魅

松分秦王之封柏擅蜀相之祠若是則復何疑焉在昔
大帝窮源崑崙見北溟之鵬視之若雪即之如雲得其
遺羽丈尋不能以論是齊物者非寓言也邪維老彭之
遺裔握六氣以自馴肇茲齋居其名為椿二儀網緼周
流無垠則以自儀道合至淳吸兮若韝旋兮若輪肅兮
似秋熙兮如春行乎六合而不躡則所謂八千者吾猶
以為歲年之稊米也客揖而去遂為之賦

喜友堂賦

元
戴表元

梅林先生家於海隅柔兆之歲失其先廬先生攜孥東
西竄奔二歲而歸蒿蓬沒垣有季累累亦倦於行顧瞻
嗟傷潸然不寧嘻彼行旅道塗之人望屋而館心援色
親烏巢於林獸穴於麓日暮相求各以其族先君之息
惟季與余出此萬死乃不共居是曾行路之人與二物
之不如也爰議築堂龜食其舊除荒疏穢以戶以牖先
生左處其季在右雍雍于于子姓先後徵嘉名於陶詩
命是堂以喜友名成益喜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

歎揚襟振弁粲齒舒顏曰子所謂喜吾能言之凡人喜
幸出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
又有人焉緣物而喜夸者喜權譁者喜市荒者喜色貪
者喜賄今先生羈旅之餘藜藿之伍行無軒車居無妾
圍退無貨財進無官府於彼所喜既棄不取脫鬼為人
化墟為家驚還痛定未遑其他恂恂骨肉感歎咨嗟遂
團圞於一室浩慰喜而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哉且
子不聞之乎有庠放象舜實為兄周公管蔡不免相兵

兄弟之間聖賢所難下至漢文淮南斗粟魏邱急語唐
宮飛鏃貴極萬乘富兼九州豈曰無家兄弟為讐言先生
之居雖陋不完我行其庭爾蕩爾墳先生之身雖窮不
偶我覲其私爾足爾手食不待奢分饗併餐衣不待華
同溫共寒霜露之晨風月之夕行吟接屨坐諷聯席昔
也斯墟風棲霧泊今也斯堂嘯歌燕樂昔也斯墟螢飛
燐走今也斯堂圖畫俎豆且先生自以無願於人而道
伸於閭門自以無用於世而政行於丘園三畝之宅十

故之原弟稱於後兄耕於前既至既反徒容笑言醜此
醇醴盎如春溫凡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誰無兄
弟是先生之喜不私諸已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
居胥為孝友之里也於是先生欣然環坐皆喜衆客酢
酒先生起舞而酌其季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兄弟
更醉衆客欲行先生又起而酌客曰雖有兄弟不如友
生

耕寬堂賦

元
戴表元

孫常州既納印而歸築堂於四明山之陽命之曰耕寬
其說曰吾畸於人而完於天介於世而通於獨與其盤
旋蹙縮於勢利之途數驚而多恧寧自放於耕無適而
不足焉且夫攣腰展脾野慢以為禮吾得以寬吾四體
行歌散矚多取而無辱吾得以寬吾耳目作止信期飢
飽係時而不自為吾得以寬吾心思豈與夫搖脣觸舌
動足蹈機駕載疾之車擁鼓謗之旂憧憧然猶疾馳而
不止者比邪客戴某聞而歎曰先生寓言哉今夫千金

之子居與人羣有微稼於器而菽粟不分冰耕露斲水種火耘彼服田者或愁乎勤嘻乎先生亦既裂千里土而君之何用躬耕畎畝真若野人之云哉乃其風指則走竊聞之走與先生皆越產也而嘗官於吳楚繇所既知而不知者可以類舉彭蠡之瀦震澤之區田其濱者饒於壤而蔬農其上者暇於力而漁故其君子儼儼舒舒小人則雍雍于于豈非以寬歟越農則不然穴野而渠糞山而畬弓培寸壤歲無贏儲蓋用寬者不勞而嘗

給處狹者愈急而無餘今先生封疆道德畦畛禮義播
治羣籍壅崇列藝豈弟聞望以為嘉穀優游篤老以為
樂歲方欲發廩膏洽春秋邇無隣之不恤遠無之之不
周耆年勝客以燕以游乃操南風乃歌白駒文孫愿息
前挨後扶嚴良日進迎猶虎也雅素時飭尊田祖也清
傷和之水旱遠敗類之雀鼠若然者染盛焉而神莫予
吐蓋歲焉而寇莫余侮不競不窶不芳厥土亦不穢予
宇藩墉牖戶以保百世之風雨抑走又聞之能勞者不

居善施者如忘故自古仁賢之居位其為政也往往可
以馴盜賊驅螟蝗必不得已窮居而野處猶能使貪夫
吝客媿恥於其鄉嘻乎先生逍遙茲堂想見鄰曲聞風
而遜畔交游薰德而稱良人懷闕里之訓家哦召南之
章然後道路歌惠穹祇降康門比申呂同大壽等松喬
並長回視世俗區區祝豚蹄之多獲夸鼠壤之餘糧何
翅乎滄海一粟太山毫芒哉於時農祥麗天東作胥動
先生方清齋啓闕徐行屏從有持善言順風三誦先生

聽之忻然以為賢於張老之頌

黃山堂賦

元
陳櫟

維大好之山水昔專美於新安大好中之尤者孰有大
於黃山峙古歛之西北高夏日而摩天四千仞之蒼翠
三十六之峰巒上峻極之絕顛下無底之深潭既白懸
於布水亦紅盎於砂泉信山靈之都會嘗此煉乎神丹
峰標名之各異事稽跡而猶存曰容成與浮丘更昭揭
夫軒轅奇名六六之內此鼎立而為三黃帝二仙以嘗

游宜姓山以黃而永傳欲識山之真面目奚必親履夫
巉巖凡宦遊於此邦惟閒眺而遐觀擇郡治之勝地構
高堂之數間納遠翠於軒楹數天際之烟鬟凭闌干而
俛仰若再生於雲端自清濁之既判何山不屹於人寰
孰以此山當三皇之世來神聖之躋攀繇皇而帝與王
霸孰能迴世運之濤瀾睽新安之古郡欲醇古而弗諠
鮮器訟之珥筆多及業其儒冠以靜重而泣之將卧治
兮非難惟字民之良牧又觀風之大賢登斯堂而送目

見太古之山如見太古之人焉彼蓋公之明黃老猶避
堂見舍於曹參何如黃山之在望常若挹黃帝與羣仙
法黃山之作鎮仁心靜而常淳涵法黃山之興雲仁覃
霈而蘇惇鰥儼儀刑之靜對送萬古以無言存古意於
胸中心見山而常安噫嘻降古而今時固為之返今而
古理所固然嘗望黃山而無愧於黃帝坐見太古淳風
之挽還

玉山草堂賦

元

趙麟

東河之邦崑山之陽有碩其人於焉徜徉夫以青雲卓
絕之姿綠野飄飄之趣芥千金於外心韞尺璧而自固
脫屣塵鞅游情遠古於是即飛甍煥彩之隅得靈嶽儲
精之所既戒盈而崇儉果宅幽而勢阻木無雕幾文弗
被土構堂維仞葺草彌宇蓋將追草玄於西蜀軼浣花
於南杜者也觀其盤桓縈延陲鬱發宣審端卜地協吉
叶天翦弗納於危棟材奚擇於修椽拔南荆之茹於以
儼善類之彙進刈西疇之結於以知稼穡之艱難樸素

渾厚次第聯駢視萬寶之燧若異一區之藜燃煌煌乎
禪袈襲衣而尚文錦蕭蕭乎八音盈耳而調朱絃其外
則重扉洞開楔臬旁通吐納赤黃掩映蒼紅其內則焚
楮文質疏戶玲瓏坐必虛左席必設重其前則晴嵐蒼
蒼烟骨童童藍田日暖玄圃春融拂衣之濕翠霏霧栖
簷之暮靄蓂莢龍又有清流映帶晴波湛空澌澌淵淵汨
汨溶溶黃簾蕩而金烏曉浴碧礎潤而潮海夜通乃有
瑤草綠緝綺樹瓊葩芳椒杜若紫荇菱荷盤松踞石孫

竹穿沙水仙舞霓裳於翠幄菊婢羅絳幘於綠霞芙蓉
倚西風而泣露珊瑚出東海而吐華崇蘭盈砌緬江左
風流之日寒梅繞屋即西湖處士之家其中則羣石效
奇層巒疊穎引泉汲古靈液心冷玩好時出有列差等
商尊周彝秦鐘漢鼎雖遠迹於侈靡實夸奇於博敏玉
堂金馬彼軒冕以何為流水桃花豈武陵之路永又有
牙籤玉軸左圖右書峨弁垂紳前跲後趨語必無懷歌
必康衢一詠一觴談辨喧呼曾襟星斗咳唾明珠鼓焦

尾而悲別鶴披芸香而落蠹魚於是尚陶匏徹饌醴
酒設珍饌俱方圖一局決勝成圍左右八籌更拾投壺
節以薛人之鼓浮以太白之觚賓醉踈蹀躞主笑胡盧方
且進海錯茹山蔬摘芳卉咀莖菰翫弄大塊睥睨庸奴
閣春秋於朝夕寄雲月於江湖醒則橘斗夢則華胥其
視墮珥遺簪之樂孰若傲物忘世之娛此草堂之佳絕
蓋希世之莫如直南華老仙之曠達又豈碧山學士所
可及乎也爰賦未已客有遊者曰子徒知翫於草堂

之麗而不知鈎摘於玉山之名者也今主人之結草成廬下山為鄰也上非求捷徑於終南下非探至寶於崑

岡固將韞美深歲種學韜光文彩內克聞譽外彰猶玉

之在山而澤潤羣芳者乎溫醇堅樸縝密和樂示人弗

街守已強確猶玉之在璞而不事雕琢者乎瑩絕無瑕

清越有聲器成韜積價重連城猶萬鎰雖貴必有恃於

玉人者乎是則草堂之勝固擅乎玉山之清而玉山之

名又繫乎草堂之英也子其知乎哉賦者曰唯唯於是

團松葉之餘煙濡菅茆之墜露挹玉山之清輝寫草堂而為賦

三友堂賦

有序

元

汪克寬

余友張文玉鄉先輩明善先生四世孫也伯仲三人刻苦自樹不墜先業構堂植松竹梅扁曰三友其兄介玉愛松弟仲玉愛竹皆以儒術就吏祿而文玉癖於詩以梅自娛訓導鄉校有年矣郡太守常辟為司會不就士輩咸異之暇日與登斯堂徵余為之賦

承先祖之嘉惠宅雉堞之東隅構櫺楹之閒曠列軒檻
之敞虛植松梅與茂竹象棗樓之鼎居儷清賞之朋從
篤高誼之友于時三會而突傲矧又樂夫潘輿繫厲操
之不易歷歲晏而與俱彼美大夫蒼髯倒植走虯龍而
偃蓋披介鱗而櫛比身昂歲而逾秀節磔礪而多異撼
半空之靈籟挺萬古之蔥翠滴琥珀而下歲蔓蔦蘿而
旁施聳冠劍之交橫若大臣之廷議暫擗桶於琴堂茲
繩墨之小試苟匠石之一顧作棟梁之偉器粵有魁仙

澹然幽姿列崢嶸之高柯敷的皜之芳蕤欺冰雪以逞
媚粲珠玉之生輝稟造化之貞潔發英華之瓌奇占羣
芳之上流遠桃李之棲遲備太極之至理表隱士之範
儀月踈影而錯落風清臭而芳菲雖韜采乎丘園猶映
照於潢池待青子之有仁調鼎鼎於明時懿哉此君猗
猗叢碧心洞然而中虛幹修然而外直卸爛斑之錦褐
峙琅玕之綠戟森意氣之嚴毅覆濃蔭而靜寂來清颺
之故人祛大暑而辟易姑備用於簡牘畫刀筆於篆刻

行登進於玉堂俾編修於史策若乃風霜高潔陰谷嚴
凝柔花萎蕭茂草摧零嘅芳華之冥冥驚肅氣之稜稜
唯三世之榮茂特強項而守貞稟後凋之健德歆末景
之三盟宜高人之景行爰尚友而怡情於是萬寶告成
三餘多暇折含黃之滿筐泛新綠之盈罍偉昆季之檀
欒胥燕坐乎堂下媚萱草而介壽祝喬松之純嘏春一
枝兮班班日三竿兮灑灑締久交於無射樂天倫之閒
雅嗤市道之澆漓或朝逢而夕舍眎同氣如仇讐剖連

枝於中野始強笑而追逐倏擠石而擲瓦睹清河之高
風盍顏慙而面赭乃從而歌曰蒼松鬱鬱交繁陰兮義
竹叢生如相親兮中有橫斜漏先春兮凌寒參立儼幽
人兮志士取友惇天倫兮紅紫芬芬特微塵兮又歌曰
高堂輪奐屹華構兮雁序誥誥三益友兮歲晏怡愉驩
永久兮齊奏慈君介眉壽兮節誼堅貞世鮮有兮抽思
作賦貽不朽兮

碧瀾堂賦

元

陳時中

滴天目之華滋液蒼弁之雲英漱金井之春漿消浮玉
之寒冰泛茗花而東走濫餘英以北征倒何道兮翠管
浸茗城兮玉繩此玉湖之碧瀾所以映天地而澄清也
若其玉宇無塵金飆不驚湛湛兮皴紋機之穀漪漪兮
拖冰繭之繒躍錦鱗兮琉璃之影點雪鷺兮雲母之屏
蕩流萍以分綠疏文藻以涵青挹荷香兮爽氣橫林靄
以輕氛乍疑太液之雨霽又疑積翠之春生妙徐凝之
筆不足以圖其彷彿琢謝公之句未足以狀其儀形乃

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削清風以為梁研明月以為柱
架白雲以為甍疏輕烟以為栢審碧瀾之曲面滄浪之
勢作堂洲渚之間兼美山川之會魚鱗搖碧瓦之參差
鰲首戴蓬壺之顛負佳氣晨夕乎軒墀波光左右乎窓
戶恍若身在乎水晶之宮又若神游乎清都之府是乃
心怡目暢神清氣舒曾吞雲夢量吸五湖躡崑探璧倒
海搜珠談霏雨露筆吐虹霓蘸碧瀾而灑墨漱芳潤而
研辭晨寫珠璣之萬斛夕哦瓊瑰之八厨使清聲流碧

瀾而無盡直欲浸淫乎八區賦未已客或難之曰子知
碧瀾之為堂亦知堂之所以為瀾乎是瀾也汲石鼎以
烹茶則泉潔而茶香注銀甕而釀酒則泉香而酒冽酌
子由之瓢則清可以做夷齊故隱之之甯則廉可以戒
饕餮取之而無禁用之而不竭此造化之甘腴匪生民
之膏血夫何人去兮堂蕪雲消兮雨歇徒見黃流之混
混濁浪之疊疊敗荷衰柳之交加封豕長蛇之雜沓安
得起東坡於九泉之下重舉杯而問明月

不礙雲山堂賦

有序

元
任士林

他日太學陳博士為余言大夫陳次賈之賢會其子自錄教事於鄞及交之嘗曰不礙雲山堂先人南墅翁之所築也今更深密存先扁大懼先志之不白子其賦之其詞曰

紛吾車而夙駕渺九軌其何之歲冉冉而不留况秋露之夕滋弭節蒼梧之野釃酒岷山之碑羗往迹之莫余追也靈龜許予以改行江妃要我以既渡濯予舟而五

覆駕陽侯之初怒洄不可以徑逝也於是晞雷峰賦石
唐嶺跨五花巖跪羣羊心夢夢其如醒散清飆於流矚
訊厥考之初構市紛來而擊穀神默默以畀予閱歲年
而抱獨爾則雞犬桃源父老秦服石屋無扉陰雲覆足
朝雪溪兮濯襟夕晞髮兮溪之沚抽玄鑰兮參同餐神
氣兮丹林圍羣山兮雙門悵白雲兮南墅傲萬物之虛
舟獨翱翔乎天府嗟夫雲山之奇造物所吝訪雷澤之
平蕪恫專車之後覲弔衣冠於江左之年問風流於王

謝之舊想其尺煙寸雲貿貿然紅裙蠟屐之所到人不
得擅而有也雖欲分樵斧之夕陽占漁柳之明月慮有
德色矣斷林火青頽垣雨黑睇猿鶴其何人載英風於
上國爾乃意行莊舄之吟足重下車之揖心舒體怵目
靜神逸向之幽姿絕觀屈辱於牙籌金埒之家者得不
獻笑而迎排青而立也於是撫其圖而為之詞曰山之
南兮有堂漱丹井兮伯陽菊之潭兮可觴溪之雪兮可
湘是為羣山之園兮以翔弔先友兮落星食舊德兮炊

香豈為其兮田荒筆耒兮兒僵歲將莫兮無梁豈無人
兮康莊

三節堂賦

元
危
素

稽受氏於高堂兮奠僕輦之攸居際神元之興運兮肆
強暴而攘除偉令子之倣儻兮從世皇以平吳匪徒戮
力於戰陳兮陳征討之訐謨信直道以迺時兮轉漕輓
於番禺屬羣盜之交熾兮集草間而嘯呼阨險隘以弄
兵兮值陸梁之兇渠矢赤心而奮關兮凜英烈而莫渝

俄勢窮以被執兮必臨難而捐軀慘海霧之陰翳兮詔
山鬼而乘狐嗟良配之廢居兮歷三紀而有餘撫青鏡
以含悲兮收涕泗於衣裾哀孤惻於幼稚兮念生我之
勞劬閔無父之何怙兮賴慈母之攜扶嬰疾疢以莫瘳
兮吾豈愛於肌膚刳股肉以和藥兮欣沉痾之獲蘇世
驚歎乎忠義兮作人紀之良模表三節以詠歌兮峙堂
構於東湖保遺器以櫝歲兮矧緹襲乎詩書惟延祐之
后皇兮思蒐羅於文儒爰趾美於高科兮羌簪笏之滿

家振羽翰於天朝兮流四海之名譽匪顯榮之足夸兮
拯黎庶於泥塗雖余文之骫散兮揭潛德以張鋪信天
道之孔昭兮式原本於厥初

東山草堂賦

明 李東陽

東山居士行自京師將歸於故園涉泱泱經巒岿歸瓦
礫艾蕭管葺草堂之舊構啓衡門之幽闕於是洞庭無
波萬里一碧飛鴻倒影下映千尺長林落木響應川谷
高山大壑俯仰寥廓嗟吾生之歸來寄一感於今昨乃

進子姓而告之曰吾今而得返於斯也蓋方舉甲第登
郎曹北窮幽薊之墟南盡楚粵之郊畫省凝日蘭臺麗
霄高居迴瞰遠絕塵囂而或江颿夜發星軺晨鶩水宿
風餐冰行雪度呀豺虎之噬人莽荆榛之窘步驚突黔
之靡定寧足胝而不顧念王事之鞅掌憂歲華之遲暮
者輦為之莫展領髮為之垂素幸吾堂之尚存恍風景
兮如故孰謂三紀之餘數千里之外堂斯堂而歸歟且
堂之始作也吾祖遺其模吾父締其規據雲夢之名勝

攬荆衡之幽奇人與地而俱靈事隨年而屢移吾嘗植
松為林種竹成嶼旁引烟霞上蔽風雨傷俗駕之猶滯
慨山靈之無主覽物象於羣動悲乾坤於一旅時偶得
兮暫息聊斯堂兮容與欣壯稚之相從若有感乎斯語
於是散髮曳杖載遊載歌朝出暮還左挈右摩天壤之
間此樂孰多人生適意焉卹其他客有過者見而問之
曰子非治河之中丞乎非行邊之貳卿乎胡不軒蓋是
擁而布韋是嬰也居士不對客亦就退如有歌聲出於

戶外者其辭曰吾山兮在東吾堂兮在中吾不歸兮將
安從又曰少而行兮老則歸脫繡服兮被荷衣今吾故
吾兮何是非人不吾識兮天吾知聲未竟客行已遠不
能悉聽也賦而識之以告知者

後東山草堂賦

明

李東陽

東山居士再自京師而歸也乾清坤夷風恬日熙山將
水迎猿欣鶴嬉感萬類之咸遂嗟行樂之及時卸驚颿
於陸海解故紱於天羈爾其雨過湖平涼生秋杪心送

馳波皆決飛鳥稅駕乎九達之衢振衣乎千仞之表倏
雲開而霧散豁塵夢之初曉覽宇宙之無窮逮吾生之
未老非遜跡以遺世聊閉關而却埽客有剝啄之聲徹
於戶內者居士曰子其誰哉客曰曩昔之歲過門而問
聞歌而去者也乃與之坐而語曰子之不相聞者九年
於是矣茲者惠然過我其有謂也邪客曰昔子之來之
韋裳布裘以木石為羣與漁樵者遊爾往我還爾歌我
酬自君之出矣衣錦食肉駟馬高蓋朱丹其轂奔走屬

吏控制藩服絕我跡於雲泥貴爾音於金玉幸逸足之
可攀庶前盟之有續云爾居士曰噫噓噓是誠何心哉
當夫事劇嶺海志移山林觸炎埃之勃鬱歷遠道之崎
嶇身有所不敢潔口有所不得瘖詔使沓至天威載臨
奮疲庸於鞭策起廢疾於呻吟固欲趣嚴裝以赴召向
國門而挂簪及乎預運帷之密命承側席之虛襟責負
山重恩同海深思趙宣之假寐惜陶侃之分陰已而抱
號弓之往恨聽擊壤之新音閱寒暄之代謝懷止足之

規箴懼血氣之既衰為富貴之所淫諒今之不能為昔
猶昔之不能為今也客憮然久之曰吾儕細人朝饔夕
飧觀山而不窮其巔望海而不極其源以皦皦為能以
孳孳為難寧獨知大羹不調大玉不琢招之而莫致其
來撓之而不見其濁此賢者之不可測也信斯言之則
然遂為之歌曰楚之水兮荆山望佳人兮不還翩然兮
歸來躡岵堯兮弄潺湲彼世間兮何物吾之樂兮吾天
又歌曰桂棟兮蘭房君歸來兮此堂山可履兮水可航

彼胡為兮天一方歸來歸來兮樂不可以極願從子兮
徜徉居士莞爾而笑曰今日何日故吾今吾出我處我
天乎人乎呼我者應以為馬愛人者必及其烏疑我何
深見我何粗獨斯堂之在山終不改於厥初不與世而
推遷不隨時而毀譽匪是物之有恒吾何恃而歸歟於
是舉酒屬客客亦大噱嶽雲漸開江月將落逍遙象外
俯仰磅礴居士達觀靜慧蓋將後天下而樂也

明山草堂賦

明

何景明

猗斯堂之偉構奠章華之名區明山萃其巖巖下俯曠
而馮虛攬七澤之斥漠貫九江之縈紆伊主人兮碩輔
躋司農之要衢緬山扃以遐矚嗟信美而弗居於是委
綬投圭輕舉長鶩興懷秋風謝榮朝露悟止足之幾達
辱殆之故詎吾駕之可迴幸山靈之莫予杜顧堂址之
尚存循蘭徑而已漸除有萸草丘有蔓斂被薜荔於衡
門繚辛夷於重簷悵塵營之見藪俾芳歲之屢淹鳥戢
翼以林棲魚適性以淵潛撫幽闕以偃仰聊樂予之所

恬矢壑巘以畢志與軒冕而長辭彼戚戚之富貴從世
後於何時聊考槃以詠歌分寡處而不疑歌曰漢之南
兮湘之曲山有楓兮江有竹構蔭楣兮葺荷屋息茂樹
臨崇阿肆游行兮遑有他嗟哉駟馬兮憂患孔多

種德堂賦有序

明倪謙

吏部考功郎中永豐彭先生嘗出其曾祖雪崖先生種
德堂卷示謙知雪崖先生宋御史中丞公之後以醫活
人子及孫世其業至先生昆季發身科第列職中外先

生冢嗣公鼎貳縣東莞羣從盛而且賢君子謂為種德之報也縉紳大夫著為文辭述之備矣先生不以謙為不敏特命賦之不敢以蕪陋辭謹製斯賦以復賦曰

永豐之邑潭西之瀆有隱君子雪崖先生之居為宋御史中丞九世之孫抱遺經而不售外聲利如浮雲廣善藥之貯儲濟斯民之遺瘡有翼其堂扁曰種德方寸之地是為阡陌俾絲絲之若根見芘芘其允植收所獲於百年譬有秋於力穡者也爾其載芟載柞固為善畊使

無良疇厥功曷成或耘或耔固為善藝使無嘉種厥生
曷冀必大田之既戒復鎡基之待時始東作而可興荒
耒耜其能施然而或水旱之相仍或螟螣之蕃滋孤終
歲之勤動乃求舖而得飢孰若此德根於性天匪有假
於外求第反躬而自全苟栽培之日厚藹生意之勃然
顧後艱以無虞恒豐腴而有年想其時之以仁播之以
義易以禮樂墜以孝弟振聲華以若苗懷忠信其如穗
以謙遜為溝洫來淵泉之善類以明決為耨鋤去稂莠

之私偽豈助長以戕生惟直養於浩氣直心逸而日休
順所天而無媿誓秉志以終身諒食報於來世猗歟先
生古賢為儔靈續續以上征澤津津而下流有孝子而
不匱更孫枝之好修擅家學以專門克紹述於箕裘逮
曾玄而益大信復始於公侯彼曾者何合浦雙珠伯天
曹以考功仲王門而曳裾擢科第以聯芳敷中外之美
譽彼玄者何藍田羣玉長佐邑以哦松季待價而韞價
皆懷瑾以抱瑜方以似而以續繫此德以既苗嘉肯播

以相承叩天道其不爽宜後葉之迭興昔三槐之陰連
與五桂之芳騰由本固而末茂寔異代以同徵爰引長
而弗替將蔓延而曷勝挹前哲之高風悵九京其莫作
緬遺範之可師允有開於後覺胡愚黔之蚩蚩致牛山
之濯濯既蕪穢以就荒抑何望於能獲念揄揚於世美
託文辭而永垂紛篇章以有述粲璣珠之陸離舉陶旋
之窳缶敢廁陳於鼎彝摘毫端之覩縷寄仰止之遐思

水崖草堂賦

明
歸有光

倚玉山之孤峙兮前婁水之迂紫占塏夾於邑中兮雄
面勢於山陽有默齋之主人兮構冰崖之草堂既命名
之特異兮訊斯義其誰當惟茲山之秀麗兮日悠然其
可望覽雲物之生態兮忽朝暮之無常奚所夏暑冬寒
兮歷四時而凝霜知主人之遠志兮托幽遐以自將少
負奇以抗節兮抱終天於蠻荒泣蒼梧之不返兮踰五
嶺以徬徨卒熒熒以自遂兮廓天路之翱翔執法度以
匡主兮志不毀乎直方追鈇鉞之嚴誅兮即遠竄乎夜

郎旋蒙恩以內徙兮賴天王之聖明秉外臺之憲節兮
赫金紫之輝煌一朝去此而不顧兮飄然來即乎故鄉
嗟夫食肉之多鄙兮人皆以衣錦為榮終紛競以火馳
兮日炎炎其無央似夸父之逐日兮孰知暍而慕夫清
涼吾覽斯堂之名兮灑然如御夫北風之颺追范蠡於
五湖兮見伯夷於首陽佩明月之寶璐兮然猶思乎褐
裳厭鼎臠之盈望兮志不去乎糟糠開北牖以仰視兮
丹崖翠壁凜然冰壑之英恍乎雪山之陽兮冽冽乎冬

氣之長朝受命而夕飲冰兮吾嘗聞此語於蒙莊嘉君子之德音兮誌志節之彌強爰作賦以頌禱兮祈壽考之無疆

蘿補堂賦

有序

明

許相卿

蘿補堂者從吾董翁所自名其居也祈余賦之詞曰
矗談嶺之亢峙渺澗湖之澄涵孤城值其秀爽而隱居
卜於其間菅茅上覆泥堵周環恒雨暘之淋炙缺苦蓋
於東南主人仰屋太息曰狡兔三窟鷓鴣一枝咸克禦

外侮而圖寧居矧吾將幹前盡燕後昆顧無所庇吾廬
乎爰躊躇其構思又盤礴其殫慮衷若天啓謀與神會
繫膠木之長蘿方下縈而上延彼徒贅於有餘我則病
夫不完爾乃解自樹杪援之簷端補此罅隙紆彼糾纏
意祖少陵之詠巧奪媧皇之權老榦繫諸橈棟密蔓勻
於踈掾柔枝盤旋以重複修條縷絡而黃緣初蕭森兮
以扶踈久蒙密兮陰沉旁翳蒼兮紛敷上盤紆兮擁闕
遠睇兮矯龍首而騫鳳翼迫視兮儼黃琮之間蒼玉春

薦芳蕊可方杞菊夏布清陰弗讓修竹冬雪積而玉蛟
結蟠秋風振而冰絃斷續晨則雲表之露下零宵而書
檠之燄上燭殆造化有意毓茲堂之秀滌世氛之俗者
也客有造堂下而進說曰上棟下宇中古盛制子獨矯
情因陋仍廢夫瑣瑣數椽革而創之曾不費子下箸之
需潤筆之賄也主人嘖然而笑適然而興顧謂客曰昔
嘗議斯役矣圖厥新恐彰先陋而競俗侈昔以故懼蹈
前愆而貽後累又嘗博觀今昔之變矣耿耿巨厦巍巍

崇宮拔地千尺在天半空計其壯麗悠永將與金石者
同亡何勢窮理復化為塵蒙而已矣而此堂特借蘿以
補茅任造化之經營役陰陽以雕刻潛德培其本餘澤
潤其標吾聚族處於中也寒露不吾淒赫日不吾驕雷
電不吾震撼風雨不吾飄颻容與委蛇其樂陶陶矧其
易故增新我財不靡巧構密架人力不勞惟歷歲之愈
久則維持之益牢蓋造物者輟其功而斯堂方就圮也
而予得無以吾論為過高乎方將結陋巷為芳鄰追巢

居於太古味道德之腴狎詩酒之侶標俗子而出諸戶
高卧濶視藐富兒之土木齷齪鼠壤蟻垤無足數也言
未既客笑曰命之矣逡巡而退

御定歷代賦彙卷七十八

謹案第十二頁前三行非金玉之謂刊本玉訛朱
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菴

謄錄監生臣朱其淵